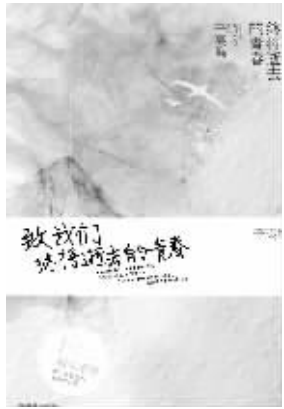


# 陈孝正为林静和郑微的合影吃醋了

6

热点关注

辛夷坞 著  
朝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近日,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正在南京热拍,同名小说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18岁,郑微说:“我是谁,有什么我得不到?”22岁,她大喊:“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我的男人还给我!”26岁,她看着他:“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相信你。”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去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终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

[上期回顾]

生日那天,陈孝正亲手做了一条小龙送给郑微做礼物,两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但那天陈孝正不知怎么了,突然生气了。

郑微气极了,她已经忍无可忍了,“到底怎么了,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你算什么男人?”“算了,是我不对,我们回去吧。”陈孝正说完去拉郑微的手。

郑微一把甩开他的手。“跟我回去吧。”陈孝正再一次去拉郑微,郑微还是甩开了。“你不肯走是走吗?那算了。”陈孝正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从口袋里拿出那本《安徒生童话》,“我看完了,还给你,谢谢。”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郑微难过极了,她没想到阿正竟然把她一个人丢在大街上,她把头埋到膝盖里无声地哭泣,手里还紧紧抱着《安徒生童话》。突然她本能地感到问题可能出在这本书上,她急速地翻动着书页。在其中一页里,找到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17岁的郑微笑得灿烂无邪,身边的林静也微笑着,单手揽在她肩上。

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林静合影,照片是用林静家的相机拍的。没多久,林静就去了美国,所以这张照片她自己也没见过。这本《安徒生童话》带回来后,就一直放在床头上,连翻看勇气都没有,所以照片一直也没发现。

她忽然一个激灵,难道这就是阿正闷闷不乐的原因吗?他看到照片吃醋了吗?

回到宿舍后,几个人相约去吃了火锅。郑微什么也没说,还是表现得很高兴,喝了很多酒。回到宿舍后,阮阮笑着说:“微微,我喝多了一点儿,你帮我到楼下小卖部买瓶牛奶好不好?”郑微爽快地答应了,拿了钱就往楼下跑,刚到楼下,就看见站在树下的陈孝正。

她着了魔似的朝他走去,站在他面前,连说话都忘了。陈孝正察觉到了她的酒气,“又喝酒,最烦你喝酒了。”“别说烦我,说一次喜欢我。”

他低头,没有出声。

她又开始摇晃着他的手耍赖,“说吧,说吧,你今天让我哭了,说点儿让我高兴的,一句就好。”陈孝正的回答是用力拥住她,他抱得是那样的紧,她一度以为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她傻乎乎地想,也许她愿意这样死在他怀里。

“为什么你不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和今天白天的时候害怕知道答案,现在又觉得他是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照片里的人是林静,是我从小喜欢过的一个人,后来他去了美国,阿正,现在我爱你,可我不能对你说,我会彻底忘了他,他是我回忆的一部分,我珍惜我的回忆。”

不久就是国庆长假。阮阮一个人坐火车去了赵世永所在的城市,其他人要么回家,要么出去玩。郑微本来想回家的,但又舍不得陈孝正,所以只得一个人留在宿舍。大家都走了,郑微一个人在宿舍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她便拎着行李赶到陈孝正的宿舍。陈孝正一看这阵势,哭笑不得,“你确定要住到我这里?”“你不喜欢吗?我也是没办法,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在宿舍里睡。”

“可你一个女孩子,住到我宿舍里,被人知道了多不好。”“那怎么办,你要是不收留我,我晚上就一个人去网吧呆着。”“半夜三更上网吧,更不像话。好在咱们宿舍也就我和老张,老张已经几天不见人影了,你非要住就住吧。”

“这样,我睡别的床,你睡我的。”“你还是睡你的床,我睡别的床好了。”她说着走到陈孝正的邻铺,随手掀开被子,立即“哇哇”地叫了起来,被子下赫然是好几双臭袜子,走到对面的一张床,看到那油亮如镜面的被单,再次目瞪口呆。“很显然,这个宿舍唯一能睡人的地方就

是你那张床了。其实,我想说我不介意挤一挤的。”他有些困惑,好像在思考她提议的可行性。但她已经飞快地跳到了他的床上。

陈孝正坐到她身边的时候,她从毯子里露出个头来,又正词严地在床上虚画了一下,“先说好啊,虽然美色在前,也不准动手动脚,赶紧把那点儿萌芽的心思也消灭掉!”“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

熄了灯两人躺在床上时,突然变得很局促,刻意保持着距离。夜晚的宿舍太安静了,他们离得又太近,近得他的呼吸好像就喷在她的脖子后方。郑微不敢动,但身体已经僵了,于是小幅度地舒展了一下身子。

“别闹,你过去一点儿,我快热死了。”郑微把手放到他的脑袋上,“你不会发烧了吧?”“干什么,你乱摸什么!”“不摸是吗,我偏要摸。”说完,在陈孝正的胸口摸了一把,“也没什么好摸的,嘿嘿。”

“摸够了吗?”陈孝正的声音一下变得温柔了,他没再推开郑微,反而把她的手压在了自己的胸前。郑微这才后知后觉,今晚真的很热。

当疼痛传来时,郑微哭了,她不知道眼泪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意识到这一夜自己不可避免的蜕变。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泪水中还有喜悦,因为她最完整无缺的一切,在她最美丽的时候、最美好的年华里交付给了她最爱的男孩,想到这里的时候,悸动代替了微弱的挣扎,连疼痛也变得意味深长。

一夜混乱,郑微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总之醒来的时候天色大亮,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有些搞不清楚身在何处。直到看到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边的他,所有的记忆才都找了回来。她飞快地拉起毯子蒙住自己,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床边的人。

# 近十年未见儿子,陆父带着遗憾离世

2

历史人物

胡心鼎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陆徽祥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有重彩的传奇人物:他是第一个冒着杀头危险剪掉辫子的大清官员,并率先支持孙中山,领衔通电要求清朝皇帝逊位。但在袁世凯醉心于当皇帝的春秋大梦时,他却顺从袁氏淫威,参与、支持了封建复辟活动。他曾担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和最后签字人,但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合法权益,最后毅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愤然挂冠辞职……

[上期回顾]

少年时代的陆徽祥被同学们称为“语言天才”,这个称号对通晓法语、俄语、英语、日语以及后来苦学拉丁语的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1892年,21岁的陆徽祥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取得了上海方言馆的文凭,同时顺利考入京师同文馆。

北京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是由李鸿章、曾国藩等奏请朝廷在北京设立的,附属于总理衙门,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该校是以班级授课方式培养翻译人员的第一所洋务学堂,设有印书处、翻译处、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北京同文馆的学制为文科三年、理科八年。文科学生毕业后,基本上派充政府洋务机构的译员或官员、外交官员、学堂教习等。北京同文馆虽然有这样优越的办学条件和较为理想的就业去向,但过高的门槛设置让报名者非常少。有鉴于此,学校不得不放宽条件,将招生范围扩大到除八旗子弟外的汉族学生。入学条件的改变,才使得陆徽祥有机会进入这所皇家贵族子弟学校学习。

陆徽祥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废寝忘食地学习。由于有上海方言馆打下的外文基础,他进校后的学习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格致。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观特别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等主张,对他影响很深,以致他干脆就用Jean Jacques(让·雅克)作为自己的外文名字。

在北京同文馆学习期间,陆徽祥深得法文老师沙尔·瓦颇侯(Charles Vapereau)的赏识。这位知识渊博的法国先生在学业上给了陆徽祥许多宝贵的指导和帮助,让他受益匪浅。陆徽祥在法语专业方面一直追随恩师,到国外任职后仍然与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至他去世。

南北两校的精心培养,极大地

提升了陆徽祥的综合素质。他不仅显示出“语言天才”的资质,而且在国学、书法、格致等方面均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他日后的政务外交和中外文牍,也为他笃信天主教后将天主教的教义与中国儒、道、佛的经典相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知识理论功底。

1893年,一个极为偶然的机,22岁的陆徽祥顺利通过了由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组织的外交翻译选拔考试,按照清朝科举考试制度规定,陆徽祥已经达到乡试及第等级,正式成为举人,也就是以前常说的“中举”。

鸦片战争前后,沙皇俄国对中国一直奉行领土扩张政策,不断制造领土纠纷。清朝驻俄使馆不断就此问题与俄方进行交涉,外事活动十分频繁和艰难,急需补充新的力量,特别是补充通晓外语的专门人才。时任驻俄、德、荷、奥四国公使许景澄,经过事先了解,上奏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陆徽祥去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任驻四国使馆译员。许景澄是大清国颇有影响的外交官,他一纸呈文让清廷立马“放行”。

平民出身的陆徽祥能得到这种“火箭”式的升迁,在科举时代是极为罕见的。当时的一般做法是,有关人员即使取得功名也不能马上“放补实缺”,必须先放到候补衙门或各省、县驻京会馆,或回乡候补,或走裙带路线打点疏通有关衙门,求得一官半职。年轻的陆徽祥不仅一炮而红,而且放洋做官,这对陆家来讲可谓双喜临门,是件天大的喜事。

当时的通信工具与交通工具尚不发达,从北京到上海走陆路或水路最快也要十天半个月。陆徽祥在北京同文馆毕业,如按科举套算,应该是殿试金榜题名,御赐进士及第,报子(即专业报喜户)会马不停蹄、

换马不换人、从北京直奔上海县,向陆家报喜。那将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贺客盈门,一片光宗耀祖的喜庆景象!可当时科举制度已经衰落,报子早已改行别就。陆徽祥只能向父亲寄去“膝下敬禀者”,敦请严父大人北上谢主龙恩,也为即将放洋俄罗斯高就而向父亲辞行。

陆云峰在上海县接到儿子从北京寄来的报喜信,可谓喜从天降,悲从中来,感到从此一别,父子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团圆。回想起儿子准备北上求学时,北方天气寒冷,母亲早逝的儿子没能体会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温情慈爱,现又要远赴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不免有些伤感,同时更要为儿子的衣着、铺盖着想。而远在北京的陆徽祥,早已领下皇粮俸禄,并按自己的身份官职,到前门大栅栏备好了一切:顶戴、马蹄袖、胸挂长袍、马褂、皂靴等。穿戴起来,再加上背后拖着的长辫,俨然一位大清帝国九品外交官大老爷。

陆云峰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北京,经多方打听,才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陆徽祥一见父亲大人到来,高兴得双手拂下两袖口上的马蹄,动作麻利熟练,双腿一弯,右腿跪在地下,用蹩脚脚的官话说:“不孝儿拜见严父大人!”官服整肃的清官大老爷陆徽祥这么一跪,竟让一介清廷子民的陆云峰吓了一跳,不知所措,愣了半天才慢慢把儿子扶了起来。

慈祥而又威严的陆云峰,是一个有着宗教信仰、诚实而光明磊落的人。许多年来,他给了儿子完全无私的爱,同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儿子懂得了如何面对逆耳之言和生活坎坷,如何保持仁爱之心和永不拜金。例如,他常把手里的钱比作鸭背上的水——转瞬即逝,教育儿子诸事靠“天”、不靠“人”;他认为西学

进入大四后,很多同学都已未雨绸缪地规划着工作的事情,阮阮的男朋友赵世永的学校给了他两个月的实习期,在他的争取下,他的实习地点定了在离G市不远的S市。这样一来,长期饱受相思之苦的两人顿时接近了不少。那段时间,每两个周末,阮阮都会坐4个多小时的城际列车前往S市探望她的世永。有一两次赵世永也跟着阮阮来到学校,竟然是那样白皙而清秀的一个男生,打招呼的时候站在阮阮的身后腼腆地笑,露出一对深深的酒窝和左边的一颗虎牙,明明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漂亮的阮阮在他面前却像姐姐一般。吃饭时,不动筷子的时候他的手就会在桌下紧紧拉住阮阮的手。

大四上学期期末,G市的应届毕业生人才交流会就在G大的球场举办。第一天,郑微和陈孝正也挤进了那人山人海的会场,两人直奔陈孝正的梦想——中建的招聘地点而去。郑微强行挤到前面打听了一番,回来的时候心都灰了一大半,招聘启事上早已注明了仅招男生,根本不收女生的简历。

好不容易轮到他们了,招聘人员翻了翻陈孝正的简历,似乎很满意。郑微便厚着脸皮说:“他很不错吧?”招聘人员愣了一下,说:“是不错,怎么?是你男朋友?”“是呀,看来你跟我看人的眼光很相似啊。”

“这倒也是。”那男子笑了笑。郑微顺着话头说,“你们觉得他好,一般来说是想留住人才,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人才‘双职工’化,这样就稳定了,你说是不是?”“怎么说呢?”“嘿嘿,最好让我和他成为你们的‘双职工’,这样我们就能尽心尽力地为企业贡献出全部的青春和热血了。”“哈哈,小姑娘说得有点道理啊,把简历交过来吧,我们回去讨论讨论,有结果我们会通知你们。”